

谈北曲格律及王季烈的北曲【端正好】曲牌主腔崩解实录

刘有恒

集粹曲谱，台北，今译为简体字版

—

在昆曲里的北曲，实际上不是昆曲，而是元代北曲的声腔存在于昆曲里的遗存及变形。因魏良辅并没有给北曲定腔，而明代若有北曲被写作出来，付之歌场或戏场，其唱腔因无昆化定腔，所以唱法上依稀依元代北曲之遗，因此沈宠绥在《度曲须知》言昆曲里偶加入一折北曲折子，是：『新声初改，古格犹存，南曲则演南腔，北曲故仍北调，口口相传，灯灯递续，胜国元音，依然嫡派』。也有野谈记载说魏良辅的女婿张野塘曾为北曲改订南曲化的北曲声腔，不但此稗官野史，沈宠绥未提及，反而说出上面的一段话。且衡之于现今北曲声腔的曲谱的实际，也不亦然。故其声腔格律实有全面探讨的必要，且对于主腔说的论者，或对于取消曲牌的论者，其观点的作伪处或谬误处做个总检查。像主张取消曲牌的洛地先生在主要著作《词乐曲唱》里都举伪谱集成曲谱里的假昆曲为例，故其论北曲的腔的说法及图例都是错误的释说（如洛地先生也举了集成曲谱的伪《借扇》谱里的假伪的【端正好】的谱例立说），说的都是王氏主腔曲的假北曲的格律及特征，与真正的昆曲无涉。（其他如已逝的武俊达先生的《昆曲唱腔研究》也是举伪谱集成曲谱的例及用王季烈的伪主腔论来分析，所以实际谈的是《王氏主腔曲唱腔研究》，亦与真正的昆曲无涉）于主腔说的这个理论，其立说的歧路，除了取用塞入假主腔的伪谱《集成曲谱》作例外，把南北曲好像一个模子一样的分析，似北曲就是依从昆曲（南曲）一样的格律；其立足点既误，原先王季烈伪作南曲主腔，也以同法伪造的北曲主腔，当然在证据下更是完结的一塌糊涂，可以用土崩瓦解一语来比拟。

为何崩落的如此澈底呢。主要就是：先说昆曲（南曲），其实王季烈弄错方向，昆曲南曲并没有不变的主腔，却是有不变的基腔及基腔群。主腔是要从现象界去找一只曲牌表面上的旋律，是不是有固定不变（只是有时，某一个字位上只有某阴阳八声字的谱例，而没有找到填词者其用别一阴阳八声字时的谱时看现有的有限谱还看不出而已），不因阴阳八声而有不变的主腔，南曲曲牌每一个字的腔都是循阴阳八声而变，王季烈对于历来从不在昆曲著作里出现

的声腔的理论，面对着他所曾入眼过的《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根本看不出谱例其间的规则，也因而探讨不出来，于是从而刘富梁订成集成曲谱后，自己再拿来涂改一通，把要的主腔自己改加了进去。（其他如自集成曲谱抽出的与众曲谱，及与其子王守泰合力编的正俗曲谱，及收入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曲谱大全》里的涂改六也曲谱的伪本，都是一系列伪造主腔之作）

王季烈对于北曲也视同昆曲一样的格律，所以也一样改加了主腔进去。实际上，昆曲（南曲）曲牌每个字的基腔都是原则上不变的，都是确定的，少数的例外，如有些连续仄声字位置，当时的本腔是连续仄声字，且后世一直都以仄声字居多时，后来出现其中一个平声字的填词时，此时要推定基腔时，后世的谱的推基腔就会生出歧异等少数特例，及一些被保留在声腔格律谱里的声腔的变格或又一体除外，及在某些曲牌某些位置时为求赠板之腔柔缓，故把原基腔变成经过腔式的调变除外。所以可以说，虽然昆曲曲牌因每个字的填词者或因各有其阴阳八声不同，下笔填出曲词，所以每个字的配腔因其阴阳八声不同而变，但每个字的基腔都没有变，变的只是一只曲牌的表面现象界的旋律而已，即行腔而已。所以，魏良辅的订腔时所订本腔（基腔由本腔推定的）不变，行腔因阴阳八声而变，即行腔随阴阳八声有变，则要从旋律上去找随阴阳八声而不变的主腔，当然除非走王季烈王守泰伪造的下策，不然一定找不到。

而北曲，非昆曲的格律，而是元朝北曲时代的活化石，惟经明代数百年及清初，又因传谱的多源及声腔的传唱之失，及一些昆化的渗透，更是旋律十足多变性及多样的歧异情况发生，而其背后的实际，便是北曲在昆曲时代，是以一首主旋律近乎有定的歌曲在吟唱及谱曲，声韵有影响时，往往从旋律的装饰音去解决；其这种多变性，尚有时造成北曲同名曲牌有好几只歌曲的形式在流传，其谱之不规律性很强。详论于本集粹曲谱其他相关课题内，兹举北曲特性之大者，像是句末的『添音』（及造成的某些实质的一些『务头』）或『减音』，或曲牌中的『旋律漂移』，及曲牌中的某句或某句的句中的实时『翻调』（移调或转调）及甚至在下一句又再翻回原调等等，都是在昆曲南曲里没有的特征（即不是昆曲格律的内容物，其在北曲里的一些特征可向早推至

唐代大曲及宋元诸宫调）。所以王季烈不了解北曲的格律的实质，不是昆曲的格律，却看同如昆曲的南曲，自以为其适用于昆曲的格律，而并自伪作昆曲南曲的主腔，也一并硬加之不是遵昆曲格律的北曲身上，而以主腔为论说框框乱加，王守泰取来乱编成看似有系统的主腔论，又一发地内容荒唐，故其论主腔有关于北曲的《昆曲格律》及《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相关北曲的章节，更是充塞了满纸错误及扭曲之言，触不及北曲真正声腔的实质内在。把其所谓的主腔拿来和首部记录完整北曲声腔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里的正确声腔谱一比对，其论完全十足崩灭，今析之于下：

按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正宫（九宫大成称高宫）及其南北合套里共收入 25 只的北正宫的【端正好】曲牌的正确配腔谱例；我们以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有加入页码的版本，列出其页数及曲牌出处和第一句的曲词如下表：

编号	页数	九宫大成所注 出处	其首句曲词
1	2943	月令承应	路盘纓
2	2944	月令承应	小庭幽
3	2944	月令承应	残红….(第一 及第二句合一)
4	2945	月令承应	醉墨写乌丝
5	2945	元人百种	不争我三入岳 阳楼
6	2946	雍熙乐府	常想着狎粉席 绮罗香
7	2947	雍熙乐府	一声莺报上林 香
8	2947	元人百种	受煎熬空劳攘
9	3225	北宫词纪	和气满门阑
10	3231	雍熙乐府	柳飞绵
11	3057	元人百种	羽觞飞
12	3065	元人百种	自从幸西川
13	3065	元人百种	瘦岩岩….(第一 句及第二句合 一)
14	3083	元人百种	添酒力晚风凉
15	3093	元人百种	叹书生身无济

16	3103	元人百种	则被你催逼得我两三番
17	3113	元人百种	又不是卓文君抚琴悲
18	3125	元人百种	则为他悞军期
19	3133	元人百种	遮莫得渡关河
20	3145	天宝遗事	传将令马休行
21	5153	古城记	凭智力将俊材收
22	3167	雍熙乐府	拥千骑摆围场
23	3183	御沟红叶	我恰才秋香亭上正欢浓
24	3197	雍熙乐府	才离了水晶宫鲛绡帐
25	3213	西天取经	我在巽宫里居

王守泰在《昆曲格律》一书里，对于北正宫指出了它有七个所谓的联结主腔，每个套数里的北正宫曲牌都有这七个曲牌中的几个，他于是从那本惟一敢用的，而且保证会有他所指出的主腔的《集成曲谱》来取例了。我们就拿这二十五只范例曲牌里所配的正确腔来做为核查王季烈《集成曲谱》有否作伪的鉴定用的标准样本。王守泰举了那套他爸爸涂改了刘富梁所订谱之后的现在的《集成曲谱》里的《借扇》里的【端正好】为例，正好，九宫大成里就收入了这只《借扇》里的【端正好】正确应配之腔，即上表里编号 25 的《西天取经》的『我在巽宫里居』这只，我们把两只比对一下，就可以看出王季烈把哪里涂改掉，把同曲牌的所有腔都改成一致，达成集成曲谱的谱里一定逢此曲牌，此处一定出现他所设计好一定会出现的『主腔』，所以都涂改成他所假造的『主腔』。我们在以下，再用列表的方法，来比较九宫大成正正确应配的谱及被王季烈改造塞入伪主腔的集成曲谱的此曲牌的腔。明显的对比以查出《借扇》的辞，集成曲谱为了炮制主腔，而把正确的腔改成王季烈心中想要的那个主腔，这事发生在此曲牌第一句及第四句。

王守泰表示，此曲牌有六个主腔，除了第三句有两个主腔外，每句都有一个主腔，故共有七个。但实际上，仍是最后的结论及真相，一样：一个都没有。

我们就逐句拆穿这个骗人的西洋镜吧。在第一句及第四句的比较表内，王守泰表示有主腔之处标出九宫大成正确应配腔及集成曲谱伪造的主腔音，以作比较：

【端正好】，依九宫大成分析，由五句构成：

（一）第一句：王守泰表示末 2 字『里居』包含其天字号主腔 623

九宫大成					12	3
正确配腔						
集成曲谱					<u>6</u> 2	3
曲辞	俺	在	巽	宫	里	居

但比对了九宫大成里的正确如上图，此『里居』两字应配出的正确腔是 123，根本不是王守泰所说的此处任何一只【端正好】必有的不变主腔 623。故此处的腔为 123，并无王季烈及王守泰自制的天字号主腔的存在，故其所谓第一句里的末两字上会出现必不变的天字号主腔之说纯属虚构，而其据《集成曲谱》的《借扇》引证的第一句末也是假的主腔，改掉了九宫大成所显示的应配的原先应配之腔，硬塞进一个作伪的天字号主腔 623 于《集成曲谱》的《借扇》的【端正好】第一句末，及《昆曲曲牌及套数范集》引述的相关每一只【端正好】曲牌第一句之末。

（二）第四句：王守泰表示末 2 字『熬得』包含其天字号主腔 623

九宫大成正						3	5	23
确配腔								（我）
集成曲谱						565	23	
曲辞	天	长	地	久	谁	熬	得	

按：此句正确的句子应把集成曲谱下一句的首字『我』拿到此句末，断句在此，才正确，一如九宫大成所指出的，王季烈连断句都断错，原本此句末字『我』押韵，王季烈曲词断句错，把本句句末字的『我』，误以为系下一

句之首字；以致于本句末字成了『得』字，不押韵了。所以这整句严格讲，都唱错了，因为连句法都不对了，遑论唱腔了。因为王季烈连作伪时，唱句的断句都错了，主腔订在末两字『熬得』，但事实上末两字应为『得我』，如果拿王季烈的『得我』两字的唱腔来看作『得』(23)『我』(3)，合起来看，『得我』两字配腔『233』，不是其天字号的句末二字的主腔 623，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从此句的此种状况更间接印证了，王季烈果然是作伪主腔。但因断句错误而把假造的主腔摆错了位置，摆在自以为断句的末两字『熬得』上了，不然如果断句正确，王守泰的《昆曲格律》就会在『得我』两字上，去证实必有不变的主腔 623，而举集成曲谱此句末两字『得我』内必含王季烈所塞进去的天字号主腔 623 了。因此，就算会九宫大成的『熬得我』的这第四句末三字连续的腔成为 3523，也排列组合不出王季烈及王守泰伪作的天字号主腔 623 来。当然有关这第四句末两字必有不变的天字号主腔又是虚构及作伪之下的伪腔，真相不是《借扇》【端正好】第四句末两字必会出现的天字号必不变的主腔，所谓每只【端正好】的第四句末必有天字号主腔，纯属伪造之下的谎言，但王季烈连句子断句都断错了，自己都发现不出其格律的不当，所以要摆在末两字的伪主腔也塞错了位置而自我穿帮。

所以一比对九宫大成的正确《借扇》的【端正好】的第一句及第四句，明显证实了王季烈改掉了正确应配之两个连续的双字的腔，塞进自己弄假的两个主腔，一比对正确谱，狐狸尾巴就立刻现形了。今世被不明就理者捧成『曲学大师』、『曲学名家』的王季烈，所不该犯的文字格律的大疏失，连小小的断句都会断错，还发现不出其文字格律的出错，原本应押之韵不见了，跑到次句句首去了都发觉不出，结果造假都还摆错了位置，故在刘富梁所订的集成曲谱里乱加涂改，以乱塞自己炮制的主腔，实质这种学识，会犯这种不够大师之格的憋脚错误，亦理所必然了。

而王氏父子所弄出的【端正好】里的有六个主腔，现在已被证实其中两个是被塞进了伪作的主腔，把正确应配的腔改掉了，而正确的腔是应如何，都在九宫大成里一眼就可以看到，故六个主腔，去掉了证实造假的两个，只剩四个待验了。四个包括了：第二句末一字上的地字号主腔 176，第三句第二、

三字上的元字号主腔 543，及同句末两字上的元字号主腔 543，最后是末一句末一字上的地字号主腔 176。我们逐一检验真伪：

（三）第二句，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不变的主腔会出现在末一字上，凡【端正好】第二句末一字，必出现不变的主腔地字号的 176。九宫大成范例 1 末字『握』、范例 7 末字『晓』、范例 8 末字『攘』、范例 10 末字『瓣』、范例 23 末字『走』、配腔皆为 56，计五例都不是配腔如王守泰所说的不变而一定会出现的主腔地字号的 176。故王守泰的这个一定会有主腔 176 根本就不确，于是王氏父子的第三个主腔又告完结。

（四）第三句，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不变的主腔会出现在第二、三字上，凡【端正好】第二句第二、三字，必出现不变的主腔元字号的 543。但经核对 25 个九宫大成的范例，只有二十五例的三例有含此 543，其它具非，为清为文的眉目，表列这 25 个范例（第二句第二、三字）的字及其九宫大成标示其正确当配之腔：由于王守泰举主腔之音是不计高低八度与否，音合即算，故比照其所订原则，也不计是否高低八度。故也不标高低八度。

编号	其第二句第二字及腔	第二句其第三字及腔	合并第二及第二字之腔	是否有元字号主腔 543
1	门 7	幽 6	76	
2	风 176	软 56	17656	
3	一 6	番 23	623	
4	堂 17	深 6	76	
5	黄 17	娇 6	176	
6	春 17	娇 6	176	
7	三 17	阳 6	176	
8	杀 17	了 6	176	
9	今 2	朝 23	223	
10	一 67	番 6	176	
11	帘 2	舫 2	23	
12	的 17	是 6	176	
13	义 17	将 5	175	
14	趑 17	趑 6	176	
15	里 76	也 56	7656	
16	不 6	合 2	62	
17	务 7	事 6	76	

18	国 543	法 56	54356	两字连音内有地字号腔 543
19	送 17	上 6	176	
20	唐 17	朝 6	176	
21	施 7	逞 5	75	
22	事 56	毕 3	563	
23	西 3	风 3	33	
24	深 354	沉 3	3543	两字连音内有地字号腔 543
25	沙 54	石 3	543	两字连音即地字号腔 543

从以上的表列里可以看出，王季烈所谓此处必有不变的主腔，一定会出现的 543，在九宫大成的实例看来，算是很少出现的腔，一般都不是配 543，比较多的反而是 176，但此处腔那么地多元化，根本就不是有所谓的一定主腔。如此看来，王氏父子乱造主腔心切，管它出现主腔处是不是有可能或可以自圆其说，都乱塞主腔，在此位置上去塞假了一个实际上很罕见的配腔当成主腔，并据以涂改集成曲谱内其他的【端正好】的腔乱塞一通，而表示有元字号主腔 543，其作为真是五四三（闽南语的「说瞎话」及引申为乱搞的意思）了。

（五）第三句，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不变的主腔会出现在倒数第二字上，凡【端正好】第二句倒数第二字如，必出现不变的主腔元字号的 543。今王守泰以单一个字上的腔来看，这是有盲点的，因为王季烈所谓主腔指一字阴阳八声其配腔完全相同，我们可以融通的是像是王守泰在此只【端正好】举例的『娑』配 54323，把后面可视为装饰音的 23 不看，视同有主腔 543 的说法，可以符王季烈的定义，现在我们要看九宫大成编号 3 的『飘』配 3543，编号 9 的『高』亦 3543，前面比 543 多一个 5 音，这不可视为装饰音，而为其本音，故 3543 不等同 543 的主腔。但如果主腔论者硬要认，则此二不同例先不与争论，因为不必计此二例，其他的九宫大成范例中，还有其他的例子，以上乃论音理之应当而已。编号 22 范例的『皆』配腔 3，编号 23 范例的『闲』配腔 5，皆非必定出现一定不变的所谓的元字号主腔，故王氏父子在此处的所谓必定一定要出现的不变的主腔 543，在编号 22 及 23 的范例里竟然看不到，则所谓不变的主腔竟变成了有 3 或 5 的情况，则此处当然就不会是有一

定不变必然出现的元字号主腔 543 了。

（六）第五句，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不变的主腔会出现在末一字上，凡【端正好】第五句末一字，必出现不变的主腔地字号的 176。但九宫大成的谱例编号 6 的第五句末一字『嫌』配腔为 56，编号 16 的第五句末一字『此』配腔为 56，编号 21 的第五句末一字『血』配腔为 56，都不是王氏父子所说必会出现的主腔地字号的 176。故此处竟可以有不同于所谓地字号主腔以外的腔出现，则此处根本不会有不变且一定出现的 176 音，反可以印证了王季烈依此原则造假弄虚，把集成曲谱改的何等荒唐百出，其中非昆曲应配之假腔充满全书，不堪一观。

所以，综上所述，竟发现了，王守泰在《昆曲格律》书，煞有介事地宣称北正宫【端正好】有六个主腔，每句至少出现一个，第三句出现两个，完全是谎言欺世，拿着假谱说假话，这《集成曲谱》（及同性质的伪书《与众曲谱》《正俗曲谱》等）及《昆曲格律》（及同性质的《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实只带给学术界及所有昆曲人以耻辱。（刘有恒，集粹曲谱，台北，今译为简体字版）